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一

元 富大用 編

路官部

諸州刺史

此條載刺史事若内帶守守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

漢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惠帝末乃併任非要州則單用刺史宋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覘也梁州刺史三千石後魏天錫二年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

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唐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要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帖白六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龔黄之政必務六條同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上陞刺

大州龍溪除使名州刺其選尤重曲阜行趙哲制并升竹使之趙長制

名叅壯和門之重胡文恭行特陞藩刺 逺分竹使之符郭元義制

遥兼刺舉之號曲阜行並同上

詩句四十專城居古詩岳牧用詞人杜

古今事實

賜金紫

温璋進婺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彚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

觀察使韓滉表賛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蓋
黄霸為揚州刺史三歳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髙一丈
特進五階
崔讙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户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進加司空
舒王元名歴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

戚諸王貴戚爲刺者縱家人暴㬥百姓元名至一草之爲

治廉威進加司空

奏課第一

盧從愿下還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璽書

勞問賜絹百疋

題賛善政

盧奐出爲陜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陜嘉其

善政題賛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外既利物內

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襃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内獨無擾武后敕書襃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閒申按公田之廢者召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歳入幾三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

如初創驛堠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宫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庀家財以葬葺儒宫備俎豆行禮有寢食將吏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還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鑵鑿尤苦思復為貴他鄙費省獲多有黄芝五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

秬生于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懐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苐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櫬者厚為禮瘞是歲秬生于境人賴以濟

入境輙雨

裴寛出為蒲州刺史久旱寛入境輙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廪實兮禮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餧死者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贏以濟飢

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虎不為暴

李紳還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壯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中和樂職

漢王襃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為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

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文學愛人

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為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琯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擾民居琯至一切草之民以為便安政聲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

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頗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潞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茍言笑其政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兾州刺史為政恵裕人稱有恩

禮法治下

李頻乞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吏布條教時盜興政亂轉相推冦而建頼頻以安

政條清簡

張鎰大歷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寛平

鄭恵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寛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圉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寛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

贓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謩仁杲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政教之首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徳澤下詔

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為政嚴明

長孫順德名為澤州刺史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

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緦檢𢹂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者

半千禮教

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不顓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亶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賈琮褰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奸乃舉酒飲宴敘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

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誡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遣

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彖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逺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租入羸異

薛珏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遥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宫數百别户三千備刺史厮役珏至悉去之租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為自

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贖人為隷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人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隷

收豪室稅

李翺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役逋捐繫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

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為擾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絶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

百姓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濆震登嚴勤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耀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為固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

推其羸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大起學校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選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别遷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

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訪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長貟諂郎官御史分道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貟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

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與守宰稱職以興
太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羣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内聽善果處决當理則悦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懽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澄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絶貴要書

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為貢舉舍

李景晙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

鬼景畋為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慙服

五鑪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朞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頥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頥舉没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咸亨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頥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曰

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本傳

營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户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為民營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發倉賑直

孫成還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朞增户五千詔書褒美

還秭税錢

李渤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秭税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閲

浚渠灌田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漑田

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庇詔均賦

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庇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説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飭厲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梁驛為最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户寡天子東廵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門知頓最

餼牽無他

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慎不敢居吉甫命葅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信待羣盗

吕元膺為蘄州刺史甞録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盗感愧悉避境去

喻盗自新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盗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皆奮攻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緜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沭陽絶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欵

寇不能暴

馬燧爲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出入者

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

卧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外敵犯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

統衆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署崔玄藉先鋒而自統衆

繼之由是衆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寇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邀擊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寇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本傳

縱民歸斂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畞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

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代袁公政

袁滋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然專以慈惠爲本又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為荆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弱

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来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鰌史嚚即其人

也泰以来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寖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来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盜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以来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泰吳跨躡

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

軍府之儲峙塹節旁午羽書絡驛走閩禺而持於越必

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

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

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才乎故公以

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歎曰茫

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改築則濯嬰之業朗而存焉披

乎圖牒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来

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累累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㑹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躅而書之以為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秩同九卿假以

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涖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

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以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況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摇於掌端靈濤皷激於城下水章卉服陸抗山夷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冦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静人澄曠有清江之姿虎戟有秋山之壯麾幢

矦止未逾三月降者還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湄閼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纖縞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怭

骨易子隕星退鷁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左傳作甲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連作詩酒是有文雅之臺清泠之池鴈鶩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署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泉所出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

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艫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来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大歴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遂列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諜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

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輙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埤壇猶在後魏盧潜為揚州亦鎮于兹潜有恵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随人推遷皇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近在淮堧舊隷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内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

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與此州僉有政閒故書其事以志嚮往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

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

言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粲粲元道州前聖典後生觀乎舂陵行歘覧俊哲情復見賊退篇結也實國楨道州𢙣黎庶詞氣浩縱横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壺關寵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説庶吡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頴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曩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横八諫閭山帯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人舊紀綱

奉制滑橋送新岳牧　蘇頲

蓋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務本風靡屬勝残有令田知急無紛獄在寛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説

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顉待羣方最三公不逺求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龔秉震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二

元 富大用 編

路官部

治中

歷代沿革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爲長史掌兵馬漢因之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别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晉因之而省郡丞宋梁以下如之至隋改别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丞位在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矣武德元年改丞為别駕十年改雍州别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時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别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别駕別駕一人從四品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宫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

十人訴宰相以求官太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别駕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徳初下河南始置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賈玭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京天雄成都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户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户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

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脩廢得刺舉以聞逮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户口寖息觧州以滿萬户置通判自是諸郡多滿萬户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興會要元置

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中　倅貳　郡政　刺舉所部官並類要貳藩有職白集方題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

佐上並同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杜牧行馬迴制通倅之官宋庠平集通理方州上同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陳子昂代表宜膺受命之寵復踐端寮之列劉豈商州史制早題坐於端寮常集居半刺之任白六帖以贊元功國語分乘倅車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駕别車周世南等制分倅州治陳浞制王之倅車注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爲倅者周禮謂太守之副别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職源刺史六條曰州别駕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職林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

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大歷十二年制　武帝詔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通典　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盧懷慎陳時政　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

職源

詩句半刺已翺翔杜寄岑長史　天敘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州佐晁無咎賀子瞻移守廣陵　扆驥旌時傑談經美代賢李文饒許州宋司馬　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谷詩　顧我迂愚

分竹使與君談笑困蒲鞭坡送翟倅童子遥知頌襦袴使君

先已洗樽罍坡送賈倅池陽實天藩佐車屈時英朱晦庵欲問

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坡風流半刺史風流別

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同上案牘來時惟署字風

烟入興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風流別乘多才思坡朱紱白

銀章上官佐鄱陽李白送弟鄱陽司馬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

下見龍墀吳芾送何倅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記買臣

陳後山送王定國倅河南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闕天唐子西贈

丘倅

古今事實

銅印黄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皁衣銅印黄綬秩六百石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黄霸爲刺史詔賜車蓋髙一丈别駕車緹油屏泥於軾

前以章有德

任居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别駕舊與刺史别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爲别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毁國舊儀别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爲荆河州辟陳蕃爲别駕蕃不就璟題駕輿

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休源累往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峴爲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爲會稽郡司馬令侍養
御製詩以贈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枌榆又
有軍馬此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
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爲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

公無恐予爲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别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可舉死三章推全忠爲留後朝廷因

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也

用從事爲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爲荆州治

中别駕謝戣曰不遇明公荆州從事焉耳世說

命處士爲

晉桓沖温之弟也爲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爲長史麟之

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裴懐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

皆爲司馬

忠張嘉貞竝爲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

皆爲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慴髙宗時賈敦頥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爲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於三公

當展驥足

蜀龎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龎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治中

顧球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别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字君孝顧和本傳

許丞免逐

前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委任腹心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爲别駕委腹心之任并總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爲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任平陽

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蚤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援授同州治中粮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邦國别駕

晉王祥爲徐州别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温臨州轉别駕温常集僚佐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興吾宗者此子也公孝始為别駕遷尚書令又唐宗室榮歷岳州别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隋趙軌（別本作張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爲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涌十餘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岸幘嘯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幘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通典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一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爲別駕

督厲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云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破碎奸猾

王志愔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從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寇邊牙官可突干胡有謀略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敵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歷陜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情

單身襆被

蘇瓌轉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襆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爲幷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召爲左羽林大將未至官還爲幷州人皆擕扶老幼出迎

甚有惠政

唐黄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爲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儆駁曰別駕

古爲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别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之名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皋字子簡爲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開倉賑給

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饑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開廪賑民

王恂為許州長史歲旱將假刺史開廪賑民即自劾玄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内有光禄渠廢塞歲久

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漑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擻爲治中别駕忠肅公亮正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諫不顯言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元忠嚴明

魏元忠撿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横甚元忠杖殺之權豪憚伏

所至廉介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帀易他境甞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

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條簡肅

姚崇爲揚州刺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

文思盔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久而文思盔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説遷荆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脩國史勑齎草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鷙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宜得英儒

管寧辟文云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從王曾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宰相之才召還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昌言喜推奬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

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真宗實録

得秉鈞材

呂許公通判濵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税農具數事卒與沂公並相言行録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稱旨五月除少卿六月知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府席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貳政出則按縣中興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歴常同劾陸寘疏云寘乃内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寘始也

入直史館

孫何通判陜州召入直史館遷祕書丞西京轉運副使

出爲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爲西京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其奏覆覽之果然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爲文戮鱷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驕横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

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

抗罷內侍

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之是時章獻太后詔脩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黄宗旦數爭事宗旦曰

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州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

家世杭人也喏蠏常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郡但曰且得有螃蠏無通判處可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齊通判兖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裁

損濟之以寛獄訟爲之不宽同上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毁朝政㑹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爲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録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横甚公一日攝行

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寘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定詹
庵齊昭
遠墓志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乙宫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爲忠九廟
通略

自實粟數

曾鞏字子固爲通判歲饑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

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言行錄

除筭農器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旦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幷言行錄

請擇儲貳

司馬光通判幷州上疏請擇宗室賢者攝儲貳疏三上

一留中二付中書 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陸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

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亢身食足以

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𢙣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蠧者爲身謀則禄仕之優隱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闗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竊念臣寒素立

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無風憲
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
顧禍患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奸
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副旁求不能効
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愧跡已甚孤屬權臣之
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欵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
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
遠道殆及朞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

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
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擾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
箢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
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一死而不悔謹當盡勤官守以
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别駕曰司
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

油屛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閒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空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强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摹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何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

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朔請大夫開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鈌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頹朽懼將壓焉竹木瓦甓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隂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僝功蕆事七月乙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

今七十有五年無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誇荒唐爲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輯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脩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書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

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于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

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不以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嘆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城孫君若蒙正叔爲成都守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闒幕府於劍外緝忠褒益正叔叅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其軍介梁益拓表撑裏自昔號

重鎮中興後臺閫鼎立又重郡太守印綬以部刺史丞貳非他郡比也舊有廨郡治東歲庚辰合爲大行臺郡治麗於漕郡丞倀倀無與歸濡需而游寠萋而泊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爲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掖仆碑摩挲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當孔道故崇大其館以贏客使其後郡將兵鈐迭嘗屋薄近復釐爲四五以廬僑士叢猥族紛左陊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兀輪囷猶有百年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

諸長長曰可哉巽衡以從張故以新迪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既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之三邊無壓野無遺吏可信眉一醻矣書來屬余以記余謂天壤間孰非傳舍閲人之地況毀室於鴞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已者未足為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窾郤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慾損之梂也氣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不焦震之不碎者惟一誠實而

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眞者不可矯昭者不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故書嘉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脩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圮滋甚舊即東廡爲門坐則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卑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

舊基而廳盃明敞撤屏蔽達通逵而門始端直面勢巍
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昇時
獨銜簽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
嘗横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
總制錢爲職業籌算喪雅道敲扑敗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遜退避自託於聾丞者皆是也然
則昔也惡權之専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
惟恐倅之不制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

不求豈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衒智公退則静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擕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爲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寳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駉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　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鳴爲大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永昭陵馴至高曾大父身榮若廟告咸都帝師

胙巨邦信史景鍾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邃清學士于年未壯徹籍中朝天子以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顧今三十二年誦詩讀書掇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胸中務與甕牖桑樞者年向所固然槩不錄視詭塗枿轡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予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

在是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遲吾來厮輿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令别子子何以幸教予慢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誼扳儒術其敝文而腐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敝綦而刻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政於莒父鳴絃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職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耳治中于某

守于某地之侈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耳立縣若郡者舉不自効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圜拱而笑之至使民重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僦民倍蓰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不少矣竑夫俠於文方將憂青冥淩閶風與瀛洲玉堂人曹遊願先致志於所僦江於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曰甲引導而丁可税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犬然尚毋忘今日

意盍夫領此言則敘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闚釁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剽勇士務刺擊爭鬬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閒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

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覼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為心唯國之

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呂伯恭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遥遥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當家多勝事此役可無取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况持别乘權光華動逆旅亢戎下分

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
無復驚枹鼔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嶺南鏡面平論
賞駢圭組臨分一盃酒不爲離愁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有筆歎無人
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璧盈尺徑寸珠
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爲小綏雲間翮
竭來嶸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

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催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

凌烟再寫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鬚鬢蒼

料飛不入鴛鷺行狂卒叫讙民震擾不勞笑談斯須了

皇上方披輿地圖煩公赤手縶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

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膽通守淵涵空古來人才在寒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二趙作廬陵寬猛晦明兩相濟太守已乘八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二趙俱法從老夫別獻中和頌

送文學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王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爲郎擁書

天禄閣奇字校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誇一方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為余嘗憐洛民舄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嗤高議不同俗成功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和樓大防　　吳芾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驃又如禮樂器肅然在宗廟自
應輔明時與國增光耀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坐嘯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吴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撾鼔今日送作州會稽别駕官尚薄
道傍羡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
先春鑄牙入午啜破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
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律詩

留别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踈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潺湲聽異書此别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渌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濵酒醪猶美好茶荈正芳新聚泛罇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俗樂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川　楊廷秀

淡墨掄魁正少年蓬山壁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秋月真卿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送張倅　孔毅夫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孰送君朝帝鄉風流今半刺耆舊憶襄陽别酒不成醉征途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趂此麥天凉

我欲蒐衰老推排强典州同官有才俊坐嘯得遨遊便作烟霄去知難郡縣留畫船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富文彦博倅洪州三首

周必大

期集分攜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

依舊梅黃夜雨天

花發河陽政蚤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送王嘉編脩通判洪州　周必大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雲應碧東湖柳正黃古人求別駕不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李陟

久嗟塵匣掩青萍見説除書試一廳聞君却作長沙傅更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翁門貧士來遮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戀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祉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稍

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與明年徵拜入荆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學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借問太守誰子雲蜀明儒相過不妨飲坐嘯治有餘

送向國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寧問槖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亶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爾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

府判

歷代沿革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未見品秩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自辟舉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宋沿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元

祐今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爲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爲士户儀兵刑工曹掾建炎初復舊制焉元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官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品

羣書要語佐相幕府（白集判官制）學業才畫堪置幄中（同出上）保傅之重鎮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徐騎省行浙西判官制）貳諸侯之幕（公是行錢藻制）今之俊乂先辟於征鎮次升於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

夫公卿者十八九焉白集溫堯卿判官制番禺之重委以侯伯軍府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乂安實在參贊白集路貫等桂州判官制尹縣神州治甚簡便運籌盛府言必端詳袁持浙西判官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遠而不届哉白集

詩句燕臺上客意何如杜寄李判官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杜送常評事充判官遥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高適別馮判官良籌佐戎律岑參才美胥推薦君行佐紀綱杜雲深驃騎幕杜送廣州

判官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崔峒寄楊李郭王四判官詩

無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冦拒南省寓直無充節度判官

蚤赴從軍幕長清外域塵孫逖送李判官

時稱謝康樂別事漢平津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守判官

辟書今日看君去王介甫送王簽判

古今事實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胄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

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卒爲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入爲御史

唐楊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

奏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鹽鐵奏王徽爲參佐及徽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職官分紀

召為校理

葉清字道卿為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集賢校理東都事略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

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爲判官

舍人樣

徐堅聖歷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爲判官屬文典厚再思每日爲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爲判官有新廬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爲相者否僧曰並無公曰某妙擇

賓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白身判官

白敏中仕進道蹇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儁抱器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横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南窻新書

卞州判佐

狄仁傑授卞州判佐唐書

文學超邁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邁任不限年後唐長興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知楚之所為同上

清幹善斷

裴寛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爲判官清幹

善於割斷銑重其才

以健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爲判官以健

吏稱

以儒學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學知名僉書孟州判官同上

佐治之才

韋亶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尤鮮故多闕員乃以亶等十五人爲之且令縣歷觀其佐治之才也三朝政要

不羇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羇之才也

爲得才多

唐鄭從讜字正求爲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爲判官書記文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讜爲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爲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並唐書

所至風動

爲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柳宗元爲相國柳氏行狀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子由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先生事之甚恭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相與歡甚屢平反重獄伊川撰程明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任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朱文公熹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樓攻媿集

欲疎蔡卞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攝權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言行錄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郵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

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投檄而去中興係年録

拂衣而去

李璵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千萬株以限内外民得不擾長編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熈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髙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年無或廢書不可自棄

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聞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冒鹺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掞范純仁帥慶州辟爲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略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寃

趙忠獻王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竒之會獲盜數百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啟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謫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東都事略

責美人教㫖

龎莊敏爲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㫖免

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宦人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杖宦者切責宦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宫中之命毋得施行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

賦頗聞乎人至於是州也永州 惟州之牧洛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丧罷去謂判史崔君敏卒 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 惟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宗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

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緊厚矣其臨髙矣其下賔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員合謀而濟矣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

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藉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民不醇良吏不清廉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罔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憸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百無一

二焉議者以為視公之為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惟公之舂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

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二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二焉袁生恢恢然晢晢然寛而有紀明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温始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于義興寢然見嘉乃殊常寀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矣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

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黄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禮百神修廢繼絶求舊維新生以尋南陽之孫一命兹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于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宥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衣生引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鳯斯食乃白府公留為記韋公讙然不見逆且

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云爾

筠州判官廳壁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

旅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然筠州判官王牒彦璋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七月實來持身正涖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内盖尚書郎趙不邂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儆當改爲前政周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錢四十五萬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才十餘

丈博則加倍乃列堂與廳並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二齋榜曰壺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史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鄭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尚絅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工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賔記常州判官袁德師廳謂前軒暈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袁以善袁報韋以誠遂濟登兹今鈞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賔主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

乎姑徇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　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秦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蚤見招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　甫

處士聞名蚤遊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

雨春波潤園林客夢催令君拜旌戟凛凛近霜臺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　李白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看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于湖

珍重清江掾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烟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夫子廊廟器迥然青冥姿閫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餞宋冢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覲君濟時略使我氣塡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己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嘗節制幕府盛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遥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俊人籌議秉刀尺話言在經綸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

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討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彦第一人胡爲俯首蓮泛綠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容囊筐細碎吾不能玉壺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摶風上九天鳳池雞樹只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玉笥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著莫戀南樓秋月明

送龎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材況出羣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君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二